



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冊

景宋題

汪馥泉編

抗戰出版社

汪馥泉編

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冊

抗戰出版部

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冊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者 汪 馥 泉

出版者 抗戰出版部

經售處 救亡日報社

上海南京路大陸
商場六三一號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

實價法幣一角

(外埠加郵一分)

目次

紀念魯迅與抗日戰爭·····	景宋 (一)
魯迅先生小的時候·····	周建人 (一二)
魯迅並沒有死·····	郭沫若 (一五)
魯迅先生的治學精神·····	鄭振鐸 (一六)
深的懷念·····	巴金 (二一)
憶魯迅先生·····	靳以 (二三)
一種誤會·····	馮雪峯 (二六)
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紀念·····	韜奮 (三一)

念魯迅先生·····	孟十還 (三三)
紀念我們的老戰士——魯迅先生·····	孔另境 (三五)
抗戰期中紀念魯迅·····	艾蕪 (三八)
紀念魯迅先生·····	唐弢 (四三)
魯迅書話·····	阿英 (四六)
魯迅逝世周年紀念·····	田漢 (四九)
又一年了·····	王統照 (四九)
獻在魯迅先生墳前·····	辛勞 (五二)

紀念魯迅與抗日戰爭

景宋

——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日廣播辭

八一三，偉大的抗戰開始了，抗戰不限於淞滬，二十九軍在南口抗戰過了，蘆溝橋事變發生，也抗戰了。但是，沒有這次上海的能夠持久，使敵人受重大損失，引起別國對於他的實力的懷疑。同時我方將士的忠勇，激動了、轉移了列強對我的同情，我們不是不能抵抗的民族，而且這個民族正在儘量發揮其沈毅不屈，百折不撓的精神了，這光榮的抗日戰爭，將是我們民族復蘇的左券。

魯迅先生，當日俄戰爭之後，爲了我們民族中雖有健全的體格，終於被日人綁赴刑場，慘受凌辱，憤而棄了學醫，從事文學運動，以期喚醒民心。他拿醫者的眼光，處處解剖着自己民族的弱點，好像醫生替自己家人開刀，一面覺得沒有法子，一面人家或者還以爲他太忍心，不過，他數十年來的文學運動，到了今日，開放起

抗戰火花來了，在抗日戰爭，我們應該細細體會他的意見，完全爲了整個民族的生存，一切指示出來的，不管正面和反面的說法，我們都可以拿來研究，參考，以便

利抗戰，避免失敗。

■ 首先，戰鬥的方法；魯迅先生的戰鬥法，不是軍事學的，乃是把一切學問的結晶，提供出來，做爲一般民衆的對付敵人的方法，或者有時也通過文學的說法而寫出來，不過希望人們會活用，就無論在那



裏都適合了。

他告訴我們要有毅力：「無論愛什麼，——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華蓋集，雜

豈有豪情似舊時
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丙午六月二十日作

錄應

景宋仁兄教

魯迅



感。)

他通知我們喊冤沒有用

處：「叫苦鳴不平，並無力

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

老鼠雖然吱吱地叫，……而貓

兒喫起牠來，還是不客氣。例

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

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

到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

已經了結了，……壓迫者對此

倒覺得放心。」而已集，革命

時代的文學。)

目下，九國公約會議國有在比利時開會的消息了，而且似乎也打算要日本也參加。如果于他不利，他肯出來受大家責罰嗎？決不是的，他一定要極有把握地勝利，才參加的。老實說，帝國主義者時時刻刻不會忘記他自己利益的，如果日本拼命的打下山西，華北設立偽自治，趕速暫時停止戰事，用幾個傀儡來遮掩耳目，說是他無對華領土野心。同時上海方面，提議擴大中立區（就是變相的割地），把我們市中心以外劃一大部份在內，使某某等不戰而坐享漁人之利的優厚條件餌之，這時很順利的多數通過決議案，迫我國執行，如此則日本借外力坐取華北，使我無從反抗，暫停進攻華中華南，減輕其他帝國主義者的恐慌。那麼，這個會議，真似我們向牠分發冤單，失地了事，這絕對不可的。

「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有用，他正更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復仇。」（全上，革命時代的文學）。

反抗和復仇——換句話說，就是抗戰——就是對於侵略者的一種反響。這工作

是艱苦，麻煩，需要很大的忍耐力的，所以，我們應該注意：（一）「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二）「戰線應該擴大」。（三）「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但同時，……戰線上的人還要『韌』」。（二）心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檢查我們現在：戰場上，我們的忠勇戰士，十分堅決的，但另一方面，我們日被敵人飛機大炮轟炸，大規模的屠殺，至今還未和敵人宣佈絕交，未撤回公使，仍舊照付庚款，而且有些人在表示或一程度下可以停戰，隨時有講和的毒菌在散播毒素，果真如此，這幾個月精銳勇往的戰士的大量犧牲，和戰區民衆的橫遭損失，豈不白費了嗎？相信我們的政府，決不會這樣做的。談到戰線應該擴大，就是現時大家所呼號的全面抗戰了。現在情形，津浦、平漢、平綏、淞滬各線，我們的力量，似乎只能做到保守不退的多，那麼，戰事的主動在彼，如果我們一天不下堅決的心，極力把戰事擴大，等到敵人紮穩營壘，再來壓迫，那時就難於設法了。至於

應當造出大羣的新的戰士，那更無須談得了，我們長期抵抗，後備應極充足，如果新的戰士不從速組織起來，任令民族飢餓失業，趕到站在敵人那面，損失多麼可怕。說到「韜」，就是「壕塹戰」，是可以持久而又以逸待勞，避免無益犧牲的，直到現在，敵人用飛機整天在頭上掃射，投彈，成排的炮，動不動整百的過來，如果死守「壕塹」法，不是坐着等死嗎？大量的犧牲，很不上算的，似乎應該活用到游擊戰，散兵戰，避實就虛等的辦法了。

其次，敵人對我，專門追擊沒有武器的徒手民衆，任意轟炸逃難民船和火車站，對戰區內婦孺的槍殺……都是魯迅先生認為：「怯者的憤怒，却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華蓋集，雜感）他們必然是怯懦的，因為他們沒有理由說出他們的戰爭是不爲了侵略。這樣的，就是自己也不敢決定是妥當的！最後只好用屠殺來毀壞別人，以掩護他無理性的兇獸般的掠奪。

再次，許多不好的方法要留心，「一國當衰疲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於漸弱，後者多則強。」這是一向的老毛病，對外事件每有發生，即從事鼓吹民衆方面的工作，但是沒有實力，就如同肥皂泡泡，氣足了，高漲了，轉眼間就爆散，一點也沒有用處。

應該怎樣纔好呢？「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爲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彷彿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只好甘心滅亡，因爲在民族的歷史上，這不個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更沒有更快的捷徑。」但是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至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面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爲國賊，爲洋奴；三是有許多人，它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華蓋集，忽然想到）

我們現在比較懂得「民力」了，不過有許多浪費這力的地方，誠足以破滅持續的危機的。即如戰事剛發生時的打漢奸和有些管理難民們的巧人，借機會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和以前情形還是差不多。

更有極重要的，就是外人——尤其是日本人——深懂得中國人老脾氣，祇要面子過得去，損失是不在乎的。以前的祕密條約，老早把我們束縛得幾乎翻不轉身，而那些侵略者們還在說：「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日本的侵略者，一問侵略了整塊整塊的土地，東北淪亡，綏察繼陷，平津已失，晉北垂危，淞鎮心腹，淪為血戰，邊境要塞，盡飽鯨吞，而敵人仍口口聲聲說：「對華沒有領土野心。」屠戮我無辜徒手婦孺，反說不是對付中國人，是消滅赤化者。這種自欺欺人的鬼計，現在我們再不能輕易放過，由他胡說，無論如何，希望抗戰到底，千萬不可再任令華北成立偽五省聯合自治的傀儡政府，我們現在覺悟，不再要面子了。

這次的抗戰，我們把握着現實，如果損失到我們的實權，非從死裏尋生，打出

一條血路不可。而且我們的政府，已經和全國民衆一致起來，表示戰至最後一兵一卒，還是抵抗，提議十二金牌召回岳飛的人，相信不能使他存在了。況且這回抗戰中的教訓，敵人除了武器較我充足堅強之外，沒有別的優勝之處。

敵人的目的是什麼？一九三一年，魯迅先生，「答文藝新聞社問」，說明：「日本佔領東三省的意義」，「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僕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衆，因為中國民衆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承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

我們怎樣對付呢？第一，我們是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牠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牠們的寶貝，那麼，牠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帝國主義不願意我們有一個朋友的，尤其是以平等待我的和平朋友。然而「我們不再受騙了」。「牠們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爲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

至，沒有說，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他纔睡得着。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麼？」我們對進攻蘇聯，我們到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他說着怎樣甜膩的話頭，裝着怎樣公正的面孔」。「這纔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侵略的帝國主義是不許別人有文化的，所以首先毀壞牠，這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處的文化機關的炸毀就可見了。爲了文化，我們也得向侵略的帝國主義反攻，我們要保存自己的文化，首先和保存文化最進步的蘇聯，我們的友人共同打倒這逆時代的巨輪而轉的野獸。這是對外，至於對內呢？

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先生贊成不分派別，一致聯合來抗日的。「我贊成一切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爲文藝家在抗日問題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無論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我以爲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

而且爲了民族生存上，也非和日本侵略決戰不可的。「因爲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人人所共的問題，是民族生存的問題。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喫飯睡覺）都與這問題相關；例如吃飯可以和戀愛不相干，但目前中國人的吃飯和戀愛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關係，這是看一看華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國的唯一出路，是全國一致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且介亭雜文末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

未了，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就是提出他寫給我們的意見：他告訴我們要有毅力，空口喊冤沒有用處，要反抗，復仇；這反抗須堅決持久，戰線擴大，添造戰士，敵人是怯的，不足畏，我們應注意民力，不要講面子，敵人進攻我們，就是進攻蘇聯的開頭，也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羣衆，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我們被帝國主義者侵略，祇有聯合我們的友人，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這是我們的生路；我們在國內，歡迎任何抗日力量，以保存我們民族的生存。最後，在魯迅先生

提出時，距今不過一年，而這一年我們已經陸續在實行了，魯迅先生如果還健在，是多麼興奮，因此，覺得我們民族進步之速，前途大有希望的。

魯迅先生小的時候

周建人

「救亡日報」叫我寫一篇關於魯迅先生小時候的事情，我答應了，但仔細想想，我記得的不多。原來我們兄弟中魯迅先生最大，我是第三，如果未到一歲去世的阿姊計算在內，應該是第四。年紀既相差得較多，知道的事情就少，能夠記得的也少了。

但是他糊紙盔甲的事情是記得的，這時期大概正在壽鏡吾先生書房裏讀書，紙盔甲用幾種顏色紙剪成糊成。樣式的種類很多。還有各種兵器，有柄的用竹絲做柄，像長矛，畫戟，鉞斧等應有盡有。盔甲和兵器都參考各種繡像小說等書上的像